

西播『论语』回译

辜鸿铭英译『论语』详释

辜鸿铭



王京涛 译注

敬天法祖
貴忠報國

西播『论语』回译

—— 辜鸿铭英译『论语』详释

辜鸿铭
王京涛 译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播《论语》回译:辜鸿铭英译《论语》详释/辜鸿铭著;王京涛译注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13.1

ISBN 978-7-5473-0532-4

I. ①西… II. ①辜… ②王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
IV. ①B22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4348号

西播《论语》回译:辜鸿铭英译《论语》详释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:62417400

邮政编码:200336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:400千字

印 张:16.25 插 页:2

版 次: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532-4

定 价:38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《西播〈论语〉回译：辜鸿铭英译〈论语〉详释》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解读辜鸿铭英译《论语》的著作。

不论何种学说，也不论何种宗教，虽然名称不一，但是，归根结蒂都是一种思想，一种理念，一种主张，一种处世哲学，一种学说。这便是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、东正教、摩尼教、基督教乃至各种主义、思想等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
四大文明——华夏文明、法老文明、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人类文化的积淀，各有各的代表作。四书五经是数千年来龙的传人将中华文明代代传承、光大发扬的结果。从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中可以看到，无论你怎么诠释、解读，《论语》就是《论语》。将中国的文化遗产译成外语推向世界是广大语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。我一向主张翻译首先要将中华文明译成外语推向世界。同时我也主张，要组织力量全面翻译外国那些发达的精湛的科学、文学作品。由于汉语的精准，在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概念是不能用汉语表达的。把国外的先进思想积极地、有条不紊地引进来，洋为中用，发展、丰富我国的文明，是我们的神圣职责。

世界翻译史上首次出现《论语》的外语译本，据现有资料

看,还是出自一位外国人之手。他就是约书亚·马诗曼(Joshua Mashman)。国人译《论语》又晚了90多年。1898年,辜鸿铭老前辈开始翻译儒家经典,首先是《论语》。他为弘扬国学,树立了一面旗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辜老在这方面的建树,贡献之巨大,造诣之高深,是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的。辜老采用的是释译方法。读着辜老的译文,仿佛是在课堂上聆听先生逐字逐句深入浅出的解读。听着先生字字珠玑的谆谆教诲,原来不懂的古文,一听译文,心中豁然开朗。

翻译作品是译者将原作消化之后,用另一种语言或表现形式再创作的作品。它不仅将原文的精气神通过自己的理解,用生花之笔,以信达雅的方式传达给受众,而且将自己的见解,也一并融会贯通地糅进译文里,使译文传神,具有了“译魂”,栩栩如生了。这是辜鸿铭释译法的精髓。

辜老翻译的《论语》有个突出的特点,就是“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,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……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,只要可行,我们都尽量去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^①”。换句话说,就是他老人家将原文中大部分古代“人名”、“地名”乃至“国名”和“器物名称”几乎都删而不译。这是辜老为了突出原著哲学思想而舍弃“细枝末节”的一种翻译风格。但看到他将这些蕴藏着丰富内涵的史地专名删去,我不免心生惋惜。

辜老之后,我的恩师穆罕默德·马坚先生1935年在年仅29岁时,将《论语》翻译成地道的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出版发行。此书的问世,开儒学阿译之先河,一时轰动了阿拉伯世

① 1898年8月1日辜鸿铭原序,引自黄兴涛编译《辜鸿铭文集》。

界。《论语》阿译本一面市，就被人们疯抢而空。再下来，便是林语堂先生在1938年翻译的版本。此后，尤其是近现代，则译家蜂起，新译本如雨后春笋，迄今大约有了30多个译本。近闻，巴基斯坦出版了《论语》的乌尔都文版。可喜可贺！

当王京涛先生将他回译并加注的《西播〈论语〉回译：辜鸿铭英译〈论语〉详释》恭恭敬敬地送到我面前时，我感到“温故而知新”的机会来了，既可温习《论语》，又可捡回点英文，内心感到无比兴奋，无比荣幸。然而，当我听到他诚恳地希望我为之作序时，兴奋之余剩下的就只有“惶恐”二字了。

读过王京涛先生的新作后，我感到飓风迎面吹来，惊涛骇浪，形势逼人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自己必须虚心学习，向青年人学习。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，我读过京涛先生的作品，感到有以下几个亮点值得学习：

一曰新：方法新、观点新、思路新。读着京涛先生的书，脑海中立即闪现出一个新鲜的概念：这是翻译界的一种新尝试——我以为可以叫做“再创作的再创作”或者“诠释再创作”、“解读再创作”。据我所知，在我国翻译史上，将一部译作全文“回译”并逐字逐句诠释的做法，恐怕前无古人。这是绝无仅有的。我深深为年轻的作者敢于独辟蹊径的精神所折服。

二曰全：从形式到内容面面俱到，层层剥落，步步加深。京涛先生通过对辜老译文的剖析，全面介绍了辜老的世界观，深刻分析了体现在译文中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，以及辜老称之为“中国人的精神”的东方文明的核心思想。

三曰深：他不是只停留在简单的文字的“回译”上，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分析，对于人们的一些质疑和误解进行了深入的说明。作者回译《论语》，俾兹使国学的传统得以发扬

光大,以激励国人,从而使国学研究日臻深化。这应当就是本书的目的之一。

四曰细:作者不是笼而统之地从概念出发,泛泛去谈老译文的优劣,而是从第一章到第二十章逐章逐条去分析。我以为,这部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部翻译教材,起码可以做翻译课的辅助参考资料。从中可以学到辜鸿铭的翻译理论、翻译风格、翻译方法以及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等等,推陈出新。我相信,它一定会对我国的中外互译事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此书的优点很多,这里不再一一赘述。但是,正如曹植所说“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”。任何一部作品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。然而,瑕不掩瑜,这部作品带了一个好头,相信他会有更多的新作品问世。

李光斌^①

2011年仲夏于北京红山书斋

^① 李光斌,我国阿拉伯语言专家,资深翻译,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,埃及阿拉伯语言科学院外籍院士。因翻译《异境奇观——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而受到摩洛哥国王的嘉奖和卡塔尔国际翻译“伊本·白图泰奖”。

目 录

序	第十一章 / 229
第一章 / 1	第十二章 / 258
第二章 / 18	第十三章 / 288
第三章 / 39	第十四章 / 317
第四章 / 64	第十五章 / 358
第五章 / 80	第十六章 / 387
第六章 / 104	第十七章 / 413
第七章 / 128	第十八章 / 444
第八章 / 157	第十九章 / 463
第九章 / 177	第二十章 / 489
第十章 / 204	跋

第一章^①

1. 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Confucius remarked, “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, as you go on acquiring,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^[1].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^[2].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^[3]. ”

【回译】孔子说：“去获取学问，并在不断获取的同时，又运用于实践之中，的确是一件快乐的事。更快乐的事，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因你的成就而从远方来拜访你。一个人，即使在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时，也并不感到烦乱不安，他就真的是一个明智而良善的人。”

【说明】[1] “学而时习之”一句，辜鸿铭将“学”译为“acquire knowledge”，“获取学问”之意；“时”，译为“as you go on acquiring”（在你继续获取学问的同时），即强调行为的同时性；“习”，译为“put into practice”（付诸实践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要在获取学问的同时，将学问运用于实践之中。通俗地说，就是要

① 辜鸿铭的翻译略去了每章篇名，下同。

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。辜鸿铭曾在《呐喊》一书中拿出单独篇幅论述,他指出,此处的“学”重点指的是纯粹的、毫无功利目的的学。这种“学”,就是“一名儒生的真正精神”。

[2] 辜鸿铭将“朋”译为“*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*”,即“意气相投、志同道合的朋友”,他强调的是“意气相投”(of congenial minds)的朋友,即有共同的旨趣、爱好、志向等。对于他们的“来”,辜鸿铭解释为“*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*”,即“因你的成就而来拜访你”。连起来看,这其实构成了一种推崇贤达与权威的文化图景。

[3] 辜鸿铭将“慍”译为“*discomposure*”,即“感到心乱、不安”。“知”,译为“*noticed of men*”,即“被人注意到,受人瞩目”。他认为,即使在没有被人注意到时,一个“君子”也不应感到有丝毫烦乱不安。辜鸿铭主张“为己之学”,即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,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称赞或认可,否则,就是功利之学了。

对于“君子”,历来学者多认为与道德有关,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:“君子,成德之名。”辜鸿铭对“君子”的理解,在不同的场合也有所不同的侧重。在此处,他译为“*a wise and good man*”,即“明智而良善的人”(通俗的译法是“一个聪明的好人”)。辜鸿铭这个翻译,实际上是强调,“君子”有两个主要的构成因素:第一,“*wise*”强调的是理智;第二,“*good*”强调的是情感。即,一个“君子”,必须是明智的、聪慧的,而且是善良的、仁慈的。

2. 有子曰:“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;不好犯上,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!”

A disciple of Confucius^[1] remarked, “A man who is 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 will seldom be found to be a man disposed to

quarrel with those in authority over him; and man who are not disposed to quarrel with those in authority will never be found to disturb the peace and order of the State^[2]. ”

“A wise man devote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essential in the foundation of life. When the foundation is laid, wisdom will come^[3]. Now, to be 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 — do not these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moral life^[4]?”

【回译】孔子的一位学生说：“一个作为好儿子与好公民的人，很少会被发现是一个喜欢与权威高于他的人争吵的人；而不喜欢与有权威的人争吵的人，就绝不会被发现去扰乱国家的和平与秩序。

一个明智的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活基础的关键问题上。这个基础确立后，智慧随之而来。现在，去做一个好儿子和好公民吧——这些难道不就形成了道德生活的基础了吗？”

【说明】[1] 略去了原文中“有子”的名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对《论语》的英译中，辜鸿铭略去了大部分人名、地名、国名以及器物名等特定的名称，“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”（辜鸿铭英译《论语》序言语），但对于后文中一些关键的人物及其他名称，辜鸿铭还是作了保留的，比如“仲由”、“颜回”、“管仲”、“尧”、“舜”、“禹”，等等。

[2] “孝弟”辜鸿铭的翻译是：“孝”译为“be a good son”（做一个好儿子）；“弟”译为“be a good citizen”（做一个好公民）。这一翻译，不少学者认为离《论语》原意较远，是辜鸿铭发挥过大。不过，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。“弟”通“悌”，本指尊敬兄长之意，辜鸿铭将其概念进一步扩大至普遍的社会关系，即要求人在社会上要做一个好的公民。这种翻译无意中延伸了原文的含义，赋予了它现代含义。

“上”，传统学者多解释为“在上者”，辜鸿铭译为“those in

authority over him”,即“在权威上高于他的人”。“犯”,译为“quarrel with”,即“争辩,争吵”。连起来,“犯上”的意思就是“与权威高于他的人争吵”,强调了尊重权威的含义。

“作乱”,译为“disturb the peace and order of the State”,即“扰乱国家的和平与秩序”。

[3] “本”,传统学者多解释为“根”(如,朱熹)或“基”(如,何晏),辜鸿铭译为“what is essential in the foundation of life”(生活基础的关键问题)。联系上下文来看,指的是“孝”与“弟”。

本段初次涉及“道”的概念。近代学者程树德在《论语集释》中分析历来各家解释之后认为:“盖儒家之所谓道,不出伦常日用之间。”指的是日常生活的道理。辜鸿铭此处将“道”译为“wisdom”(智慧),是一种泛指。通过上下文来看,他的意思是,智慧产生于生活之本,即“孝”与“弟”。离开这些做人的根本,就不会有智慧。

[4] 此处“仁”字,很多传统学者认为同“人”,近代学者程树德在《论语集释》中总结各家所说之后也这样认为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解释是:“仁者,爱之理、心之德也。”他还将“为仁”二字连起来解释为“行仁”。

辜鸿铭此处将“仁”译为“a moral life”,即“道德的生活”。辜鸿铭是十分强调道德的,通过这样的翻译,他是将“孝”(做一个好儿子)与“弟”(做一个好公民)视为了道德的根本。

3. 子曰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

Confucius remarked, “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.”^[1]

【回译】孔子说:“具有貌似合理的言语和伪善的态度的人,很少会被发现具备道德品质。”

【说明】[1] 辜鸿铭将“巧言”译为“plausible speech”(借口或

解释似乎合理的、似是而非的言论)；将“令色”译为“fine manners”(伪善的态度)，即指仅表现出一副“良好态度”样子。此处的“仁”，辜鸿铭译为“moral character”(道德品质)。意思是，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，绝不能仅仅依据他的言辞与态度。

4. 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, “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: — First,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,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; Secondly,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, 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^[1]; Thirdly,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^[2].”

【回译】孔子的一位学生说：“我每天都在这三方面审查我的个人言行：第一，在执行那些别人委托给我的职责时，我是否没有丧失良心？第二，在与朋友的交往中，我是否没有失掉真诚与可靠？第三，我是否没有荒废练习在我的教学中所宣称的东西？”

【说明】[1] “忠”、“信”二字，辜鸿铭的翻译是：“忠”，译为“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”(没有丧失掉良心或责任心)。其实，辜鸿铭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将“忠”译为“conscientiousness”，即“良心或责任心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忠”是一种“责任”关系，强调社会中不同分工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的、廉耻的良心关系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够负责，即是“忠”于他。“信”，译为“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”(没有失掉真诚与可靠)。在辜鸿铭看来，“信”也不单单是一种承诺与实现的关系，而是一种态度，即“真诚”与“可靠”的态度、品质。一个人是真诚的，他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是发自本心的，那么他就是“信”的。所以，在与朋友的交往中，要真诚，这就是“信”。

[2] 历来学者对此句注解各异,主要是对“传”的理解不同,此处,辜鸿铭将“传”译为“in my teaching”(在我的教学中),同样将“传”理解为“传”给别人,即自己先反复练习,再教给别人。

5. 子曰: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”

Confucius remarked, “When directing^[1] the affairs of a great nation^[2], a man must be serious in attention to business and faithful and punctual in his engagements^[3]. He must study economy in the public expenditure, and love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. He must employ the people at the proper time of the year^[4].”

【回译】孔子说:“当一个人管理一个大国的事务时,必须严肃认真地做事,并在自己的契约中忠诚、守时。他必须在财政支出中留心节俭,并热爱人民的福祉。他必须在一年中恰当的时机使役人民。”

【说明】[1] “道”,历代学者多解释为“治”的意思,辜鸿铭将“道”译为“direct”,即“指导、管理”,也是这样的意思。

[2] “千乘之国”,译为“a great nation”(一个大国),省略了“千乘”的具体含义。去掉一些具体背景知识而保留思想的主干,是辜鸿铭翻译《论语》的一个原则。

[3] “敬事”,译为“be serious in attention to business”(严肃认真地做事);“信”,译为“faithful and punctual in his engagements”(在契约中忠诚、守时)。

在《张文襄幕府纪闻·半部论语》一文中,辜鸿铭又将“信”解为“有恒”,与此处翻译中的“punctual”(守时)一样,也是一种时间概念。“敬”侧重于内在的态度,“信”侧重于外在的行为,他认为,这两者是成事的关键。

[4] “时”,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解释为“出不过三日”,即“短时间”的意思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解释为“农隙之时”。辜鸿铭

译为“the proper time of the year”,即“一年中恰当的时机”。

6. 子曰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

Confucius remarked, “A young man^[1], when at home, should be a good son; when out in the world, a good citizen. He should be circumspect and truthful. He should be in sympathy with^[2] all men, but intimate with men of moral character^[3]. If he has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spare, af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ose duties^[4], he should then employ them in literary pursuits^[5]. ”

【回译】孔子说:“一个年轻人,在家里,应该做一个好儿子;外出在社会上,应该做一个好公民。他为人应该谨慎而诚实。他应该怜悯所有的人并亲近有道德品质的人。如果在履行这些义务之后,他有额外的时间与机会,那么,他应该利用它们去进行文学上的追求。”

【说明】[1] “弟子”,辜鸿铭译为“a young man”(年轻人)。儒学中“出”与“入”两个侧面对人的不同要求,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的两个维度。对于“出”“入”与“孝”“弟(悌)”的关系,传统的解释多认为,之所以说“孝”要“入”,是因为孝是“人之本”,是对父母而言的,延伸至对君主的“忠”;之所以说“弟”要“出”,是因为弟是对兄长而言的,延伸至对一般的长者以及“公卿”等贵族官员,比如《孝经》说:“事父孝,故忠可移于君。事兄弟,故顺可移于长。”可以说,这其实已经含有了传统社会中所理解的“公民”的概念。辜鸿铭把“孝”译为“be a good son”,即“做一个好儿子”;把“弟”译为“be a good citizen”,即“做一个好公民”。

[2] “爱”译为“in sympathy with”,“同情、怜悯、体谅”之意。这也是他对“爱”的解读。什么是爱呢?他认为,是一种怜悯、同情之心。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文中,辜鸿铭认为,中国人具有一

种“同情的力量”，就像驯化的动物一样。他们的智能既非来自天性本能，也非来自理性思考，而是一种经“驯化（即文明熏陶）”后的同情心和依恋之情。“同情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”，所以，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，一种情感的或“人类之爱”的生活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这种博爱的实质就是一种怜悯之情。

[3] “仁”，译为“men of moral character”，此处并非指品德，而是指具有道德品质的人。

[4] “行有余力”译为“has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spare, af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ose duties”，即“在履行义务之后有额外的时间与机会”。辜鸿铭此处的翻译将“行”解释得很明确，即“履行义务”，上文所说的义务。

[5] “学文”，辜鸿铭译为“literary pursuits”，即“追求文学”之意。他将“文”译为“文学”，这也是由于他对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。他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文中认为，中国传统的学校用以激发人们的热情和道德的，正是文学作品，“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像宗教一样使人受到感动”。他引用马太·阿诺德谈论《荷马史诗》的话：“《史诗》那高尚的思想内容，可以令读者变换气质、受到陶冶。”他说：“实质上，在学校——中国国教的教堂里，一切文雅、有价值的美好东西都得到了传授。学校让学生不断想着这些美好的事物，自然激发出人之向善的情感，从而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。”正是因为文学具有如此大的力量，他将此处的“文”译为“文学”。

7. 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, “A man who can love worthiness in man as he loves beauty in woman^[1]; who in his duties

to his parents is ready to do his utmost, and in the service of his prince is ready to give up his life; who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s found trustworthy in what he says, — such a man, although men may say of him that he is an uneducated man, I must consider him to be really an educated man^[2]. ”

【回译】孔子的一位学生说：“一个人能够热爱人的美德就像他热爱女人的美色；在为父母尽义务时，准备做到最好，而在为他的国君服务时，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；与朋友交往时，他说的话总是被认为值得信任——这样一个人，尽管人们会说他是未受教育的人，而我一定会把他视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。”

【说明】[1] “贤贤易色”，辜鸿铭将第一个“贤”译为“love”（热爱）；第二个“贤”译为“worthiness”（美德）；“易”译为“as”（就像，如同）；“色”译为“beauty”（美丽，美色）。连起来看，辜鸿铭的翻译，首先肯定了人们普遍喜爱女人的美丽这事实，即这是人心的自然流露，同时，又希望人们能够像喜爱“女人的美丽”那样天然地喜爱美德。

[2] “未学”，辜鸿铭译为“uneducated”，即“没受过教育的”；“学矣”，译为“really educated”，即“真正受过教育的”。辜鸿铭将“学”译为“教育”，可以说，这段话也表示出了他对教育的理解。他认为，教育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知识，而是人格的培养。就像他对“文明”的理解，他认为，文明并不是指铁路、建筑等发达的物质，也不是大学、学校等社会机构，甚至不是文学、艺术等人类精神成果，而是指在它的培养之下的人的形态。辜鸿铭最为看重的，即是人们自身的品德状态。

8. 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。过，则勿惮改。”

Confucius remarked, “A wise man who is not serious will not